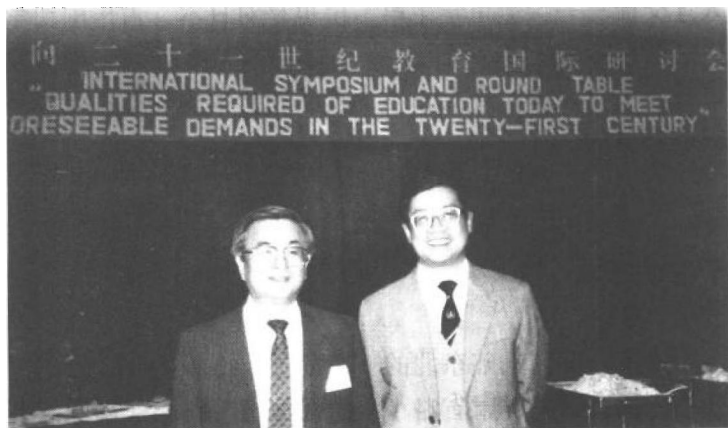


看世界

日出东瀛，探源日本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有其家庭与社会渊源，一个国家的形成发展有其民族传统与世界影响的渊源，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了解一个人或一个国家。

——读书札记



和原联合国教科文助理总干事千叶先生在一起。

1985 年底那个冬日，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从旧金山登机横越太平洋去日本，继续我的联合国教科文专题研究项目——“多学科综合研究应用于经济发展”的七国考察，也就是这个项目使我和知识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日本是我的最后一站。到 1999 年我参加第二届世界水论坛部长级会议预备会又到日本，转眼之间已经 14 年了。2002 年我到日本主持中日水资源交流会议时，已经从中年步入老年。我的家庭与日本的关系也从我的姨父高崇民 1917 年留学日本到我于 2002 年去日本主持会议，其间经过了 85 年，几乎是一个世纪。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 85 年中，中国、日本乃至世界发生了我姨父那些早年革命者们多么无法料想的变化啊！真是“风与人俱过，史与志永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开放第一是对美国，第二就是对日本了，不仅货物交流——国际贸易第一位是对日本，人才交流——派遣留学生第二位也是对日本，占出国留学学生总数的 8% 之多。研究一下日本民族从何处来，如何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今天日本的现状和日本向何处去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千字说日本

日本是亚洲大陆东北的一个岛国，面积 38.78 万平方公里，比我国的甘肃省略小，由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 4 个大岛和 3900 多个小岛组成，可谓千岛之国。南端

的冲绳群岛已接近亚热带，而北端的北海道北部冬天总是满地冰雪。日本人均水资源量 4350 立方米，相对丰裕，因此森林覆盖率高达 67%，属生态系统良好的国家日本的国花是樱花，日本的国鸟是绿雉。

公元前日本群岛就有人居住，到公元 4 世纪中叶出现统一的大和国，5 世纪初统治达到朝鲜南部。公元 645 年进行仿照中国唐朝的文化革新建立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始称“日本”。1192 年成为武士掌权的军事封建国家，进入“幕府时代”，后来国家陷入封建割据。1542 年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实行锁国政策，1868 年实行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

日本现有 1.27 亿人，次于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而居世界第 9 位。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99% 为大和民族，仅北海道地区有 2.5 万阿伊努族人。日本的语言不属于亚洲七大语系，是一种独立语言，有的学者认为与南岛语系相近；有的学者认为与阿尔泰语系相近。日本的教育高度发达，日本的世界名校有建于 1877 年的东京大学，现有学生 2 万人；1882 年建于东京的早稻田大学，现有 4.3 万人；1858 年建于东京的庆应大学，现有 2.3 万人；1897 年建立的京都大学，现有 1.5 万人；还有 1979 年在筑波科学城建的筑波大学，现有学生 1.2 万人；这些学校都曾被列入过世界名校前 100 名，东京大学曾高居第 6 名。

日本出现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人不少，最著名的有明治天皇（1851—1912、1867—1912 在位）、1904 年提出原子模型的著名物理学家长冈半太郎（1865—1950）。

1934 年创办丰田汽车公司的丰田喜一郎等。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高达 49500 亿美元，人均产值为 39300 美元。2000 年日本的三菱商务公司销售额为 1266 亿美元、丰田公司为 1214 亿美元、三井物产公司为 1180 美元，分居世界 500 强的第 9、第 10 和第 11 位，尽管名次都低于 1999 年，但仍名列前茅。2000 年日本平均每户收入为每月 5350 美元，仍较美国与欧盟为高。

日本之源

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两国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所谓日本民族起源于秦朝徐福东渡采药的传说，现在看来可能是中日之间最早的交流，却不是日本民族的起源。我在欧洲居住多年，欧美人都说，中国人和蒙古人能从相貌上分出来，中国人和越南人也可以从相貌上分出来，然而中国人和日本人从相貌上分不出来。这可能真有些道理，我在巴黎和纽约都曾遇到过日本妇女向我用日语问路的事。我是东北人，东北人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特别敏感，因此，我也对日本历史有些特殊的兴趣，日本人究竟从何而来呢？

日本列岛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但日本民族的来源一直还在争论，有南来说和北来说两种观点。所谓北来说又有两种，说法之一是日本人来自居住于西伯利亚，属于蒙古人种的通古斯人；另一种说法是日本人辗转来自高

加索的欧罗巴人种。日本目前最古老的居民就是高加索人种的阿伊努人（Ainus），又称虾夷人，他们比较集中地居住在北海道北部。现知另一种最古的人是熊袭人，今天已不存在，他们可能是从菲律宾群岛和琉球群岛迁来的波利尼西亚人。而今天日本民族的 99% 是大和民族，可能是上述民族与中国人、朝鲜人混血的结果。据说日本的后藤家族就是元朝时从山东迁去的滕姓的人。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明民族偏见的无知。1980年，一个在荷兰的日本医科留学生杀害了自己的女友，更令人发指的是他把她肢解，而且放在冰箱中慢慢食用。当时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媒体的焦点，无不谴责这个日本人人性泯灭。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时间日本人声誉扫地。但也有十分理性的人通过媒体提出问题：“查一查他属于日本的什么民族？是否有吃人肉的习惯？”事有凑巧，这个日本学生是虾夷人，而虾夷人正有吃人肉的传统，据说虾夷族的日本兵在中国也干过这种事情。而虾夷族的祖先正是来自高加索的欧罗巴人！诚然，杀人应该制裁，吃人肉更应该谴责，然而，由一个人的恶行殃及一个民族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对日本的最早记载来自汉朝，公元 57 年，日本九州北部的奴国遣使向汉朝进贡，汉朝赐以“汉倭奴国王”金印，此后公元 107 年日本伊都国向东汉献奴隶 160 余人。公元 192 年，传说中的仲哀继位为天皇，前 15 代天皇均为传说。公元 239 年邪马台国女王遣使到中国洛阳，魏明帝封她为“亲魏倭王”。直至公元 313 年，日本仁德天皇即位，日本出现统一国家——大和国。公元 645

年，日本孝德天皇继位，开始大化改新，仿照唐朝法令制度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定都难波，即今天的大阪，开始用“日本”国号，实行户籍制度，并遣僧人唐学习佛教。公元 784 年迁都今天的京都，结束了“奈良时代”，开始了“平安时代”。直至 1192 年，由武士阶层掌权的幕府统治开始，在镰仓建立幕府，天皇已徒具虚名。1268 年，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曾派使臣迫使日本称臣，被日本拒绝。自 14 世纪起日本内战不断，与外界交往日减。

1542 年，葡萄牙人英塔的船只遇风暴在九州一小岛登陆，是日本和欧洲第一次接触，此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接踵而至，并在日本开始传播基督教。1582 年，日本名相丰臣秀吉当政，并于 1587 年颁布禁西人传教令，至 1590 年丰臣秀吉第一次统一了全日本，1592 年开始入侵朝鲜，被明朝支持的朝鲜军队击败，但 17 世纪，明朝腐败虚弱，大批日本海盗袭击沿海各省。1603 年，由德川家康家族成立了江户幕府，1633 年正式颁布《锁国令》，禁止日本人出国，在海外的日本人一律不许回国，日本开始了长达 200 年的锁国时代。

1807 年，俄国军舰进攻日本。1808 年，英国军舰侵入长崎。同时日本开始翻译欧洲科学书籍，其后改革势力兴起。1853 年，美国军舰直逼江户，日本不得不先后签订了日美、日英、日俄、日法和日荷亲善条约，214 年的锁国被打破。1867 年，16 岁的睦仁即位天皇，1868 年重用西乡隆盛发动政变，废除幕府制度，击败幕府叛军，改年为明治，1870 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到 1872

年仅两年之间，开始设电话，修铁路，建丝厂，倡新学，并把琉球群岛并入版图，1873年发布《征兵令》开始与列强对抗。

与日本官员谈明治维新

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我小学学历史时就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为什么在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中国的戊戌变法遭到惨败，而明治维新却获得成功呢？一样落后的封建农业经济，一样悠久的二百年闭关锁国。论经济实力中国还略强；论闭关锁国的时间中国还略短。当然中国有个大权独揽，手段高明的慈禧太后，但是，这是惟一的原因吗？1985年前来日本，未及讨论这个问题，1999年来日本时，我才抓住了机会。

借晚宴之机，我和两位日本局长开始了探讨。两位局长一位57岁，刚刚离任；一位54岁上任伊始，可能是同级、同行、同爱历史，又同识汉字的缘故，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两位日本局长，学识渊博，一个英文较好；一个听得懂，但说不大出。尽管有个女翻译，但不是学英文的，其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日译英尚可，英译日几乎不行，听不懂。既然来当翻译，起码英文水平还较高，可见当前日本人的英文水平较我14年前来日本访问时几乎无大进步。然而日本的局级干部英文水平普遍高于我们，尤其是听和写的水平，大概这是日本超英赶美时代的结果；而今天的年轻一代有退无进，是不是认为不用学了？真如此，

如何进行 21 世纪的国际交流呢？颇让人不解。不过，日本的业务局中都有 1—2 个英文水平相当高的职员。仅从英语水平来看，我们的政府机构和日本差不多，不过日本政府更为实用，级别高的人水平高。

两位日本局长对明治维新分析得有条有理。他们认为，原因之一是日本的教育普及水平高，群众易于接受新思想。他们尤其强调教育中的数学，认为数学逻辑对于接受创新思想至关重要。日本自 17 世纪起数学教育就达到较高水平，到 19 世纪初平贺源内编的数学课本已经达到接近西方的水平，当然如中国的“一、二、三、四、五”数字写法大大限制了运算。同时，在 19 世纪初尽管日本仍然锁国，不让外国进来，却开始翻译西方数学课本，进一步推进数学教育。而中国一直到 19 世纪末现代数学还只在大学堂教，远远谈不上真正的“数学教育”。同时日本心理学家石田梅岩倡导的“勤勉=修业”（最重要的勤勉就是学习）深入人心，其中学习包括了科学知识的学习。两位局长谈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日本在大阪有较大的商人集团，他们渴望新技术，因而对科技知识教育与维新大力支持。而这一条件在当时的中国不如日本，商人多做买办，想办自己的实业而需要科学技术的商人，大概是 19 世纪末才出现的。第三个原因是日本国家较小，而且是个岛国，航运较发达，交通相对方便，信息传播较快，维新可以让大家知道，从而予以支持。而中国交通不便，信息死角很多，当时的变法，除了北京外，连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民众都知之甚少，当然更谈不上支持了。

这番谈话很有见地，毕竟是日本人了解日本的事，当

然后面关于中国的情况是我引申的。不过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三个原因恰好是“教育”、“科技”和“信息”，或者说“科教兴国”和“信息社会”。历史对于未来的作用真是温故而知新，看来百年之前的“维新”和“变法”其成败之差也在于教育、科技和信息之差。当然教育是全民的教育，只有少数博学的人才是不行的；科技是可能产业化的科技，只搞研究是不行的；信息是大众的信息，只有几个人睁眼看世界是不行的。借鉴这一切对于我们走向 21 世纪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这两位局长只是有识之士，并不是历史学家，究竟历史学家如何分析，我还没看到过这类的书，近期也实在没时间去查找了，但是他们颇有新意的看法给我的知识结构带来的更新启示实在使我如获至宝。勿需讳言，从专家角度看，他们的分析肯定是不完全的，连我这个非专家也可以提出两点，一是“明治维新”发生在日本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15 年之后，而“戊戌变法”发生在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56 年之后，中国被打击而崩溃的程度较日本为深。二是“戊戌变法”较“明治维新”迟了 30 年，这 30 年中已经形成了西方列强占据世界的格局，想改变肯定难得多。

我的日本朋友尾田先生

尾田先生是我相识不过几年，但相交甚深的朋友，之所以如此是我们有不少共同的地方，一是我们都管水，他

曾任日本建设交通省河川局长；二是我们都在中学时代就作为学生代表参与了国际活动，他是日本第一次少年交流团团团长，我也参与组织过中日儿童联欢；第三是我在法国前后 6 年，他也在法国进修过两年半，我们都讲法语。

我们相识是在 1999 年中日水资源交流会议上，那时他刚刚退休，算起来今年他大概 63 岁，比我大五岁。尾田中等偏矮身材，眼睛较小，常有一副笑咪咪的表情，为人和善幽默，不太有官架子。我们有非常相同的想法，就是不能走西方曾以人均耗水为生活水平的标志的老路，要转变观念，提倡建立节水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此后我们在世界上多次国际会议中畅谈，还互赠小礼品，成了老朋友。在德国的会议上还专门给我带去日本清酒，很令人感动。

2002 年我再去日本时，尾田先生退而不休，已是 2003 年世界水论坛暨部长级会议这个国际大会的秘书长，大会名誉主席是日本皇太子，大会主席是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尾田先生的地位反而提高了。他依然是没有架子，热烈欢迎中国代表的参加，并给予高规格的安排，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尾田先生热情地请我到一家典型的日本老饭店就晚餐，不但请了我率的代表团全体共七人，还把他的主要助手都带来，好像又开了一次中日水资源交流会议。

晚餐会已近十时，他又非常热情地请我去他家，说他爱人已经准备好了，喝点茶。他家在赤坂，东京北的富人区，但街道也很窄小，到了他家，单元小得令我吃惊，客厅不过 12 平方米，显得很拥挤，而且桌上摆满书，墙上

挂满东西。他说：“家太小了，但很舒服。”一到他家我就看明白了，他是个廉洁的官员。夫人也是大学毕业，他们在学生时代就相识，夫人眼睛很大，皮肤白皙，不像六十多岁的人，个子很矮，但小巧玲珑。他夫人与他一起在法国呆了两年多，可以说简单的法语，但听力很好，我们在德国开会时就曾用法语谈了不少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尾田夫人茶道精湛，喝着她亲手制的日本茶，吃着日本小点心，和夫妇二人无拘无束地聊起几年来在世界各地相遇及其后的情景。我在异国他乡暖洋洋的小客厅里无拘无束地渡过了一个休闲的夜晚，尾田先生送我走时已过午夜，热闹的赤坂居民区行人已经寥寥，但有些小饭馆还灯火通明，东京的夜生活是很时兴的。

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

应届的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是日本人，曾任日本外务省副大臣。松浦先生中等偏低身材，60岁左右，秃顶，消瘦，戴一副眼镜，有些像个大学教授，待人和蔼，作为一个大联合国组织的第一把手，身上官气很少。

我和松浦晃一郎先生相识是在北京，松浦先生访华的时候，他知道我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十分高兴，说今后继续多合作，我们还在一起合了影，后来我看这张照片，的确像与大学教授的合影。

松浦晃一郎于1999年新旧世纪之交任联合国教科文

总干事，可以说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财政困难、影响日减。整个组织经费有三分之二用来养人，项目经费不断削减，空缺职位不断取消，甚至发工资都产生了困难。联合国机构发工资还有困难可说是海外奇谈，但这是活生生的事实。连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也不例外。

松浦晃一郎上台三年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看来解决什么危机的出路都在改革，联合国也不例外。松浦加强项目的评估、监督和管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把总部官员由二百多名减为几十名，将助理总干事由十八名减为十名，使前任马约尔提拔的多位高官失去了位置；改革官员招聘和晋升制度，加强统一管理；加强与联合国其他系统的共同行动；改革力度不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与此同时，松浦晃一郎多次访问美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总部的活动，广泛与美国各界联合，终于使美国总统布什在 2002 年 10 月于 18 年前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宣布美国将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少，这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会费，也是个不小的成功。

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的各种项目不过是个小小的种子，对于真正解决世界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科学和文化问题不过是杯水车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真正作用在于，它集世界各国的一流专家学者形成脑库。

在日本朋友家里做客

日本一个大学的副教授吉野先生盛情邀请我去他家中做客，实际上去的是他母亲的家。日本家庭关系不比西方，还是四世同堂。吉野教授夫妇只在工作单位有个小单元，算是歇脚的地方，小孩都养在奶奶家里，因此，母亲家和他自己的家也没有两样。而西方大不相同，欧洲人在母亲家请客，无异于在朋友家请客。吉野教授家地处市中心，曲折的小巷有点像上海。他祖上是武士，置下了不少产业，在东京也算上等人家了。宅院是一座很大的日本式房子，一进门就是长走廊。客人要把鞋脱在走廊上然后进茶室，由他母亲——一个身着和服的 60 岁老太太表演茶道，擦碗、倒茶、敬客，一招一式都有定规，端碗的位置，高度，送茶的方向，连眼神都一板一眼，全不含糊。茶道讲究器皿：古碗和装茶的漆盒。他家的一个小漆盒就值一千五百美元，这还只是中上等茶盒的价格，最好的价格就可想而知了。出人意料，这个典型的日本老太太还会讲些英语，间或讲两句来说明自己的表演。晚宴是中西合璧的菜肴，有中国的锅贴，日本的生鱼，阿拉伯面饼和法式沙拉。日本汤值得一提，只一小碗，非常浓，喝到嘴里，令你回味无穷。美中不足的是屋里比较冷。东京十二月份平均温度只有五摄氏度，然而日本式房子都没有取暖设备，即便是富人家也只用电炉偶尔取取暖。而他们宁可住在阴冷的日本式房屋中经受锻炼，也不装暖气，可见日

本武士节俭的传统。

这个家庭是“和魂洋才”的典型，用中国话说就是“洋为中用”或者“土洋结合”。吉野教授在美国获得学位，接着全家留在美国教书，共生活了八年之久。夫人能讲流利的英语，女儿生在美国，有美国日本双重国籍。他们还在东京的家中每年招一个美国女留学生来免费住宿，真是“洋”得可以。然而他却以日本的传统文化而自豪，让母亲给不少西洋人表演茶道。在美国定居后，他又回到日本，深入地研究日本经济起飞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所有这一切似乎又“土”得不轻。这个“土洋结合”的教授和他的家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民族非常善于吸收他人的文化，日文中的汉字和日益增多的外来语（主要来自英文）就是明证；同时，日本又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服至今是日本人民认为最美的服装，柔道现在还是日本人民喜爱的运动。日本国家高级研究所负责人小岛先生和我讨论起“人才引进”时曾说：“美国得天独厚，可以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引进掌握技术的人。战后日本曾想效法，鼓励日本姑娘和外国人结婚。”听到这里，着实使我大吃一惊。“这一方面是为了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另一方面是为了吸收、融合外来文化，提高本民族的素质。”而在我们国家恐怕还没有人愿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人民有执著的追求，百折不挠，终于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在日本报纸上却经常可以看到的“全家集体”自杀的新闻堪称世界之奇，这又是思想方法的另一侧面的反映。随着访问的深入，我逐渐对日本有了更多的理解。

联合国官员千叶先生

千叶先生是千叶县人，又姓千叶，可说是千千叶了。我认识千叶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比我大二十多岁，头发灰白，身材较矮，戴一副金丝眼镜，温文尔雅，像个教授。他是联合国教科文助理总干事，主管文化。

千叶先生自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他当然是出自日本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不过即便如此，20 世纪 50 年代初日本人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任职的也是凤毛麟角。他地位比我高得多，之所以能成为朋友是因为当年他在联合国教科文工作的上级——副总干事，是我父亲的留英同学，他当年和副总干事的差距比我和我的差距还大。人在年轻时打下的人生烙印是很难消失的。

我们前后多次在巴黎或北京见面，谈了不少，多是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其中有一段题外话我今天记忆犹新。他说：“我当年完全没有经济头脑，刚进联合国教科文时我的工资对于处于极端经济困难的日本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据说 50 年代初日本的工资和中国差不多，大约合十几美元，可是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级雇员工资也有几百美元，的确是天差地别。他说：“如果我当年就投资在东京买房产的话，积累到今天，可以在东京市中心买一条小街。而现在我就要退休回日本了，运用了全部积

蓄，才在距东京市中心 40 公里的地方买了一幢小的别墅。”

他的这些话是日本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最好写照，以 50 年代日本的穷困，几十美元就是富翁了，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但泡沫也随之膨胀，到千叶先生退休的 80 年代末，东京市中心商业区的房价可以高到每平方米十万美元，稍有经济学头脑的人谁会相信这是真实的？这会持久而且没有恶果吗 看来没有经济头脑的还远不只千叶先生。

大羽女士

大羽女士是个中日混血儿，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父母都是工程技术人员。今年 30 多岁，10 岁以前长在上海，以后回到日本，嫁了日本人，是个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的日本人，中国人和日本人本来在长相上就难区分，这是我的许多中日朋友的共识，因此很难说大羽女士像哪国人，不过个子高些，皮肤黄些。

大羽女士现有两个孩子，都讲日语，中文已不行，不过可以听懂。大羽女士的家庭也是日本风俗，尽管她也是职业妇女，但几乎承担全部家务，她说小孩都难以见到爸爸。我在饭馆里也见到这种情况，吃饭时两个女儿都争坐在爸爸旁边，大概因为平时少见；可是这位才三十多岁的老爸全然不顾小女儿这种情感，昂着头似乎什么也没看见。想起我的接待人员那种大鞠躬式的低头打招呼，连我这个当年对抚育女儿没尽多少责任的人看了心里也不是滋

味，忙想，当年我对女儿不会是这样吧。

大羽女士在一家中日文翻译公司工作，老板是台湾人，但现在顾客多是大陆人，台湾的老板已六十多岁，同声传译得还可以，但是新知识太少，都是老词，我这样 20 世纪 50 年代读中学的人听起来还可以，年轻人怕是不甚了了。大羽的口语自然是没问题，也是时代语言，问题是专业不懂，知识太少，尤其是数字，多数翻不对，不过她还是认真努力的，不像少数中国翻译，既知识少得可怜，又觉得懂外语高人一等。

大羽说，大家说在日本 1.26 亿人中，有一亿是中产阶级，她也是中产阶级，可能还偏下。日本还有句话叫“穷人忙”，所以她很忙，不但要做口译，还要做笔译，还得照顾小孩，生活很不容易。她上班都要起很早坐地铁，天天往返近两小时。大羽说，因为有些日本妇女不工作，不少人做半时或四分之三时工作，因此虽工资少，大约平均每月也能收入 3000 美元，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大约是每户每月 60 万日元，也就是不到 5000 美元。